

列傳

儒林

1004  
109  
121

邵伯温

程大昌

劉子翬

陸九淵

戴溪

朱震

李道傳

喻樗

林之奇

呂祖謙

薛季宣

蔡幼學

胡安國

子寅宏甫

洪興祖

林光朝

蔡元定

子沈

陳傅良

楊泰之

陳亮

高閌

楊萬里

陸九齡

弟九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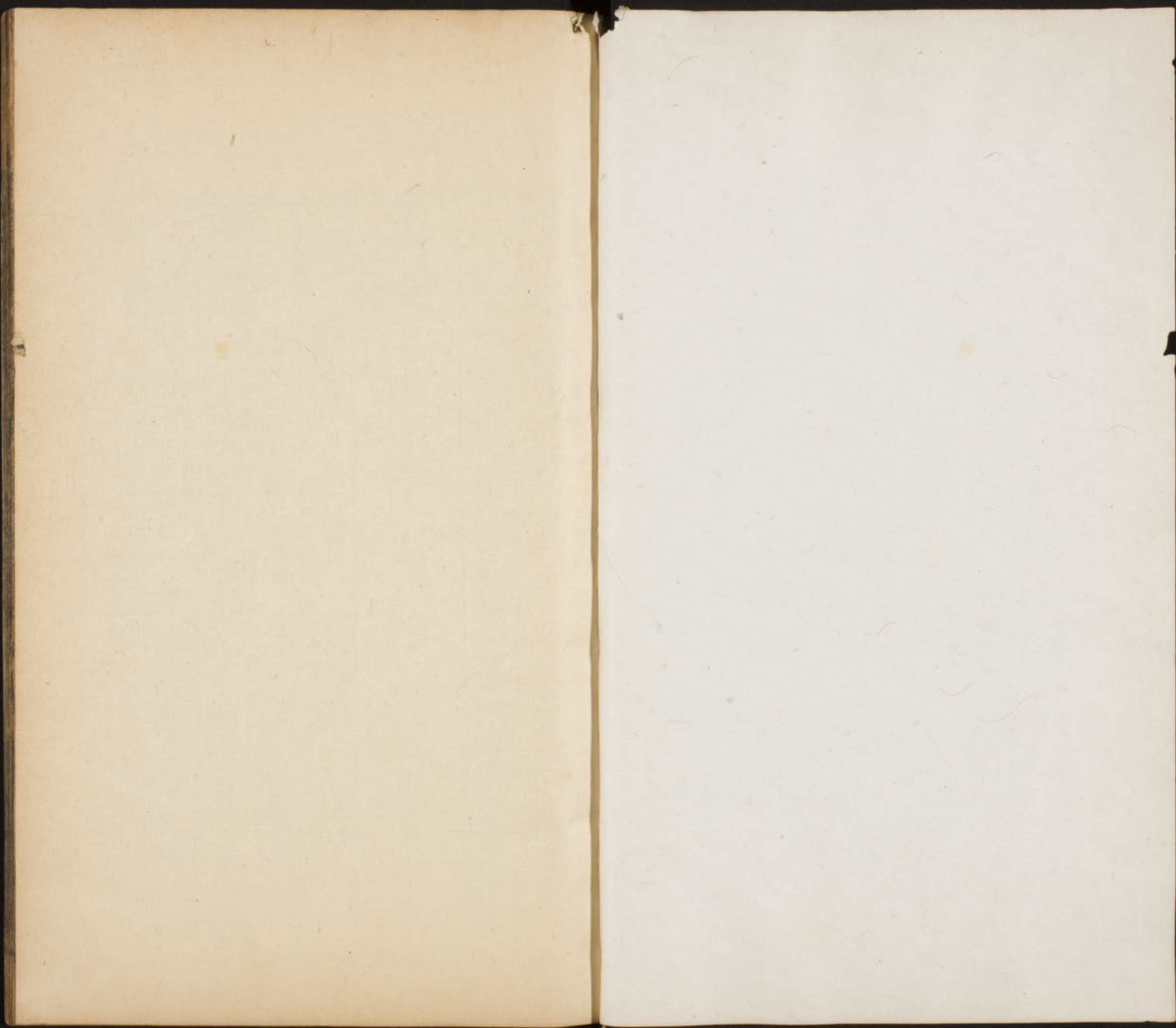
葉適

范冲

鄭樵

明監本宋史

卷百七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四百三十三

開儀司員舊醫國事前事案案國名都級我勝松等奉

勅修

儒林三

邵伯温

喻擢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温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

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吕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

温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

行與伯温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

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  
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  
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  
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  
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  
日之悔康竟從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  
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  
恕言恕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  
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

不休且以康言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  
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托康  
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口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  
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  
則譏植曰溫公之孫太諫之子嗜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方  
學不懈卒有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  
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為伯溫曰吾危  
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  
節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  
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

高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頤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綱分君子小人或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

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佑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

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畫一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開見錄皇極系述辨誤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棟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樂任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墓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莞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竒之引為上谷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倍然公自度此

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蒙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  
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  
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  
畧定鼎得大臣相應援鼎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  
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  
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樛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  
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非較相得驩甚人知其將  
並相樛獨言二人宜且同心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  
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  
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兩入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  
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反車之  
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樛  
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  
樛與九成謗訕樛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  
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新

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謬為臨金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補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佚軍頭司引

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是從祀自十哲魯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憂持六刀覺曰



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  
諫官多撻門下爭彈劾以始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國  
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註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  
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古一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  
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閔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  
士第執政薦之召為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  
行中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庶庶幾學  
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

郎兼史館校勘而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  
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  
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爭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  
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  
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  
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  
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  
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  
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元又矣臣恐朝廷之權反  
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

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之責此者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書參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問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經以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也下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之後學制多闕所建明閑又言

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士師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眉山入精春秋學林栗其高弟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闕者有六千人且力臨雍繼舉諸生上表以請帝曰學於太學亦博學經閱講易春秋禮記三品朕躬親臨之以事焉問曰陛下為師講之者不聽建大論聖人之學乃何謂師臣希合風可學學六年之世數人其人無其焉聖主忘行掃地天開大業程灝學官以手揚揚為祭酒國為諸生朝學國全以師訪上書其詞曰臣昔聞元知名問余學問帝因問張九誠守之明日復以問

秦增增是... 承... 知... 不... 秋... 傳... 行... 于... 世

起大昌... 奏之... 徽州... 十一... 進士... 第十... 吳... 器... 當世... 事... 年召... 為... 大... 學... 正... 館... 職... 為... 必... 喜... 作... 佐... 即... 當... 是... 時... 帝... 初... 政... 意... 事... 功... 命... 今... 四... 出... 貴... 遂... 或... 預... 密... 議... 會... 詔... 百... 官... 言... 事... 大... 昌... 奏... 曰... 漢... 石... 顯... 知... 元... 帝... 信... 已... 先... 請... 夜... 開... 宮... 門... 之... 詔... 他... 日... 故... 夜... 還... 稱... 詔... 啓... 關... 或... 言...

矯制帝... 笑... 以... 前... 詔... 示... 之... 自... 是... 顯... 真... 矯... 制... 人... 不... 復... 言... 國... 朝... 命... 令... 必... 由... 三... 省... 防... 此... 也... 請... 自... 今... 被... 御... 前... 直... 降... 文... 書... 皆... 由... 少... 省... 審... 奏... 乃... 得... 行... 以... 合... 祖... 宗... 之... 規... 以... 防... 石... 顯... 之... 姦... 又... 言... 去... 歲... 完... 顏... 亮... 入... 祕... 無... 一... 士... 守... 而... 真... 將... 至... 今... 策... 勳... 未... 已... 惟... 李... 寶... 捷... 屢... 屢... 先... 文... 未... 亦... 實... 履... 亮... 之... 階... 今... 寶... 罷... 兵... 允... 文... 守... 變... 此... 亦... 亦... 帝... 稱... 善... 選... 為... 恭... 王... 府... 贊... 讀... 選... 國... 子... 司... 業... 部... 侍... 郎... 直... 學... 士... 阮... 帝... 問... 大... 昌... 曰... 朕... 治... 道... 不... 進... 亦... 向... 大... 昌... 對... 曰... 陛... 下... 勤... 儉... 過... 古... 帝... 王... 自... 文... 真... 通... 和... 知... 身... 中... 國... 不... 可... 謂... 無... 益... 但... 當... 求... 賢... 納... 諫... 修... 政... 事... 則... 大... 有... 為... 之... 業... 在... 矣... 帝... 不... 必... 他...

宋高宗以幸達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急何人可  
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每善除浙東提  
舉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奏明命請蠲額者大昌  
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  
大昌曰可以與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  
萬緡代輸吉贖臨江南安夏稅折息清江縣舊有破  
疏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數二千頃後堰壞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因進松閣脩撰召  
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  
卿朕何憂無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

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曰奏僧寺既違法  
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晚山僧塔之後潮果  
不蓄岸乎慮其命權刑部侍郎升講義國子祭酒  
大昌言群以止群未聞故有罪為仁也今四方獄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  
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無給事中  
江陵都統制率達原繼部曲歐百姓守帥卒棄疾以  
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也成州郡不可為  
矣達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  
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

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未嘗以備  
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季三年敵備外  
用遠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討武蓋之  
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外軍更迭  
之制力請都邊出知宋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成將蕭  
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漢置撥統制裝師武討之師武  
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  
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見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謀者  
衷甲縱火為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謀者賊遂散去  
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

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二謚

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

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擊鼓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徽善人呂本中入閩

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

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而喜是學者踵至中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為祕書省

正字練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者參用王安石三經

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寧為新法地曹人以此王

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偶王

氏實負三何之責其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該行濫禁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文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唱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師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六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會觀以潛邸恩位進臺諫給合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為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

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兼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部兵擡摧鋒統制略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安善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為懼肖道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

耶加直寶謨閣乃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而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利自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矣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甲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戶詔求州宏陵是時張浚請求杜門謝

宋史四百二十三

二百九十八  
客萬里三德不待見以書方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通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  
興府奉新縣戢盜胥不入鄉民通賦者揭其名而中  
民謹趨之賊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  
為相交薦之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遣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  
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  
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邊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  
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隘俄以  
憂去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  
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  
道塗相傳語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  
民兵增驛驛制不無機藉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



全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負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  
此人北歸蓋意創於通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  
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臣竊  
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  
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  
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感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  
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  
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  
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乎相未必為樞

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  
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  
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  
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  
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  
而樞廷慮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  
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  
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  
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  
日修其禮文也某日進其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  
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  
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  
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  
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災惑紀  
南斗邇日鎮皇紀端門災惑守羽林西書生不曉天  
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  
日相摩者豈不曰天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  
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  
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  
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  
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  
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  
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  
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  
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

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瑛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

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玄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猷知其必敗蓋玄於獲屐之間無不當其在溫於獲屐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

四百一十八  
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  
三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  
覽昭然遠寤勿於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  
然而法官三之懼災勿以臣下之善言為適耳而體  
太宗之尊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宜謹為細故而監漢  
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  
政晚年受禍之咎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  
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甘必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  
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士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

者而得旄節如唐文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  
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  
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  
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  
拒險居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  
精專備敵之策度幾上可清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  
然天下之事有本報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  
謂本報則人主不可以自用則人主不任  
責然猶本也至於軍重而猶曰謹當憂此吾當自  
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宋史四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一  
一

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關帝親擢萬里  
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  
言皆隨事規警三太子深敬之三准為相一日問曰宰  
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要為才即疏朱熹衣冠  
以下六十人以獻准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  
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三萬里復應詔言  
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  
不曰隘乎公之所以早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  
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  
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

堂命望太子參決廢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  
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儀為機悔之何及與臣悔  
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  
不居也太子使然高宗未許萬里上疏遇不俟集  
議配製獨以三願進呈姓名上萬里上疏疏之乃言  
張浚嘗預且謂過無異指鹿為馬意不主疏不說曰  
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上知閣出知為外也示  
即位召為祕書監人謂三吳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權  
臣而借於權臣臣復非權臣而借於權臣臣願乞  
論事者以人主之憂慮而用重天下人自莫如

明堂與天畀一與其始建其主夫夫其始及於天下則  
事已然而不建其始建其主夫夫其始及於天下則  
曰天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  
其意也又論古之帝王國有以知一已而不知其  
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  
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宦官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其權之最難防者其惟外戚乎非取公竊也私竊  
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煇章國圖學士為權臣但國初學士曰使燕  
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闡以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即官傳但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旨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嘗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錢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許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病危  
召赴行在辭升煇章國圖待制提舉典國官引年乞  
致遠寶章國圖待制致遠嘉泰三年詔進寶章國圖  
士給賜文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正亦嘗寶章國圖  
卒年八十二贈光祿大夫二萬里為人剛而褊子宗

四百一十  
受其才以問周公六夕大夢善無由也一不見用韓休  
曾居事欽調羅四方安名士相別皇華榮亦南國屬  
里為之訖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舉詔不可作也休  
曾志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極國之日也休曾  
事僭日為聖高萬里喜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休曾月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絕言曰韓休曾  
臣專權無上動兵為民謀者在社稷否臣願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事予生三落而遊萬里  
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書其書誠齋二字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  
里以失職力丐去帝言翰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淮西工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比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秘閣修撰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錢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六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是見用諱仇  
胄用事欲網羅天下知名士相羽翼嘗禁南國屬萬  
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仇  
胄患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仇胄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仇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仇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  
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史四百三十四

開禧首言上請國書重事前事君丞相嚴國史稍遲事却路籍

儒林四

劉子章 呂祖謙 蔡元定 流陸九淵 第九節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初學 楊泰之

劉子章字孝深 贈太師幹之仲子 以父 授承務郎 辟真定府幕 屬幹死 靖康之難 子章痛惜 幾無以為 生 廬墓 三年 服除 通判興化軍 就犯閩境 子章

煥郡將張魯世書言謂備無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事聞詔因任子暈始竟受高麗疾至是以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賭堊  
排桐涕泗為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以  
氏及九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英敏嗜學子暈  
教之不懈琪卒有立典籍漢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讀學必無雜言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於松且死  
以遺託子暈及至請益子暈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  
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暈少喜佛氏說歸而

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常先復故以是告  
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琪  
家事指葬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  
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琪別  
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劾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覽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書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乃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入服其精鑑文意免喪主官

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御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事而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敢專柄而守令部縣忍省部掾屬屬意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喜惡一旦有急誰與相慶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倖大臣懼其不能無私則有舍命以出者有以救正焉有得從以圖善焉當得此方不備之人守之無辱辱之

虞仲公強至尊以爲其學爲人之關焉然亦必有其  
端又則三法陸一爲三法陸二等標制有以而亦在  
則齊德治長趨附波多學本海者內則懼而聖下所  
定而益思難處外則懼而公議所疾而益諱訥排類  
陸下亦必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  
圖往而謂人多可疑勿以密明獨高而謂智足  
備者夫以寬大處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純風  
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豪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  
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攻而幹略未優故雖  
昌熾盛人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仲淹皆極  
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  
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亦當變護而扶持遷著作即以不疾請桐歸  
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  
行學士周公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去盡其  
書遂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相議遂斷自中興  
以前祭禮詩律類書等書皆不刊之賜名皇朝文苑

高才正格國時方重德必其有不除中言令人陳  
其之孝宗相言云館閣之職文是為方相議而進  
排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龍之可即命詞察不得已  
官制身主管仲始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備  
官卒年四十五蓋曰成祖讓學以關洛為宗而考稽  
載籍不見涯候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  
之士比肩歸心焉少下意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得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豁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  
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以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能讀詩記六事記此日未成書曰未定古周易書說闕  
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被郡人即而祠之子  
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登博覽群書院牧學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家授元定曰此孔子正脈也元定  
深涵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忽飢喚齋讀  
書聞朱熹名在師之無如其學大驚焉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經與義每至夜分

三百八十八  
四方來學者慕必俾先從元定質正高其當少知元  
孝祕書少監湯萬里燕吼薦于朝召之臣以疾辭集  
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億自置政盜偽學之禁  
以空善類臺諫承風事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元定  
真至沈繼祖劄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真得及元定  
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疏道真  
與從游者數百人饒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  
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寧  
有不慳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為兒女悲衆謂之且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冥子流行二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  
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自袁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嗟元定  
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始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悞食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  
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遠造化舊物閱二日卒信曾既  
誅贈通功郎馬誥文節元定著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所不究義理派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其書  
曰人讀易者難李通讀難書易言疏釋四書及為  
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唐家一書則  
屬元定起毫釐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李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善集  
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樂原辨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書為之序子淵

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思也從未意  
游熹晚致著書傳未幾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  
又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曰成言言者  
沉也沉受教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  
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  
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龜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  
道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類而擬象幸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悔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定  
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  
護喪以還存清少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  
師隱居九峯嘗置石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覺就次  
子抗別有傳

陸九思字子遠八世祖布諱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  
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質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

米司馬氏冠婚皆受祭儀行於家子九齡其第五  
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後母立毀如成人稍長補郡  
學弟子員時素稱富國無道君氏學有九齡獨尊  
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  
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學益力自是時吏部  
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遷居臨川少明賓養一見九  
齡與語大驚盡以當代文獻言之自是九齡益大肆  
力於學繪明百官書及不傳書論禮樂禮樂五行卜  
筮之說性周謹不肯為富貴入太學司業汪應辰  
舉為學錄學道進士第在陽軍教授以親



老道遠改興國軍宗... 會... 亭郡人心震攝... 主之門人多不悅... 射曰是固男子之事... 戒曰是家射多命中... 俗儉嗇而鮮知學... 衣冠如臨大衆... 勸... 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

憂去服除調三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入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曆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又遠九齡嘗鑿其父之志益修禮學治家尚法... 男... 易知人化之皆... 同學者號... 得或不可與... 者言之... 與九... 不相識... 晚歲以書... 勸以書... 之重... 祖

謙常稱之曰所忘者天所遺者地是言廢之阻難積  
也第九節  
安公壽並與却世四顧弗遠然至平至正之地所措  
也第九節

九節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書之言行必善  
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取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  
命焉歲得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也累度  
宮之事各有主者九節以制戒之辭為韻語晨與家  
長年私子弟謂死祠畢整設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  
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棰之終不

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與之遠方焉九節所著有

後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蔣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  
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九兒見  
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其若傷我者又曰  
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迨見其圖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不類他日讀古  
書三字皆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字皆古亦曰  
皆忽大者皆曰字皆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  
皆內事又嘗曰東海有壘人出焉與心同也與心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皆有聖人出。亦百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三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此言聖道之  
造于萬世。至行在千世。從之遊。言言感。而與之者  
其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三流。行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察。新其惡。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禁。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  
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  
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  
者。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下世之。以按之初。調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  
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  
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教令所刑。止官九淵。少聞靖康  
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其訪知勇士與議。極  
後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難耻。未復。願博求天  
下之俊傑。相與。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頭致尊。德樂  
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官。馴致而不可驟。五  
論人主不當親相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  
給事中。王信。賜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御學者。每  
奏。每開講席。之外。履霜者。若杖。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者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自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實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緝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進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豈日有訴遇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為次  
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南  
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  
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首脅腹心之虞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  
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激敵  
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  
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更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  
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  
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  
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  
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早禱即兩郡人異之

令修民俗為變諸司文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  
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  
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  
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  
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  
簡袁燮舒璘於能傳其學

李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  
卒時李宣始六歲伯父憲又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  
宣游及見渡江諸老間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  
卒語得兵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  
啓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  
學授之李宣既得溉學於言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  
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  
昌令劉錡鎮鄂渚李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  
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李宣計  
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以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遠師

入援李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  
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穎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  
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士者聞  
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繫馬于庭以待李宣獨留  
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  
自奮縣多盜李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甲法  
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  
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  
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刑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  
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鬪員五日更至庭閱之而

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殮其家二年鄉置樓盜發  
 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  
 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  
 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守主  
 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  
 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  
 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紕緼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  
 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  
 飢寒者宰相虞允文曰遣李宣行淮西收以兵

宣為表廢田相原際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

於黃州故治東且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

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

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坪邊有磬園以斷柵江

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散矣免

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

七十奏以享賞李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託難撼李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李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烹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  
 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李宣又進言曰日城  
 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  
 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皆陛  
 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外粮未除臣所深憂左右  
 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

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果  
 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  
 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諫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



四百令  
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一李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  
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  
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  
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氏東萊  
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上故  
集義之功得於試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  
士田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諱茂良才之薦于朝故

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正兄家領帥事委成于傅

良傅良平一府由直壹以義裁燥者不得售其私陰

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廷提

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

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

年至是而歸鬚鬢無異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

即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

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

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四百十人  
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  
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  
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  
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  
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  
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  
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  
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  
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  
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  
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  
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  
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  
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  
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  
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  
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三府

四  
替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  
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遽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  
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僉乘時為利則  
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  
邊鄙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  
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言者特誤有所疑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  
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  
而開無端之舉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  
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  
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  
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  
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言難違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實文  
閣待制與鄧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

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實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詰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權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夬良復薦之召為大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白人臣之義當為陛下達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幸未

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其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精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其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書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  
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  
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垂阻誠無展足之  
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  
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  
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  
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  
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誦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  
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感額曰朕比苦目疾  
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

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  
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  
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其粟所劾適上疏爭曰粟  
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  
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  
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  
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日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  
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  
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  
而更襲用鄭丙陳實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  
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  
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  
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即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  
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  
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  
因是而定者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  
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中人懼悅適復奏自今宜於  
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將兩宮聖意有

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  
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  
洵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  
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其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  
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  
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  
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  
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  
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  
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

古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宜質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闕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九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受儀曹即入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

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然宜與之汝且心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明絃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六寶臣嘗甲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惡備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入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從圖報方來可也帝言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劾為偽學之名

四百一十  
舉海內知名士取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通奏及  
之且薦樓鑰江宗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  
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  
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  
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  
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  
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  
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疆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  
疆為問罪驟與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  
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

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  
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  
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  
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  
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  
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  
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  
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宜民最甚何等措費裁節宜  
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  
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言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無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紅雲為江淮宣撫使除通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通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矣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入一日有一阿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復溺者眾是建康震動通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如此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弁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縉統以往

夜過半遇金人敵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

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

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

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

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特

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

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未其未如歸兵

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邊上堡

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

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

字四百二十一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照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二四千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保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直六合等

城或有退適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遂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附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文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奏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進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至辛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乃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章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  
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三管吏部架閣文  
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格闕田諭民  
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  
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  
符離溪因奏北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  
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為官筆室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  
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皇太子命溪講中庸大

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  
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  
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  
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又於宮僚以  
微婉受知春官然享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之  
骨鯁云

養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  
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  
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

過其帥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  
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  
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  
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與太平旦暮  
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  
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  
正揀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  
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  
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  
兵以來大用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

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  
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媿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  
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  
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調  
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  
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俛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  
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

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  
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  
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  
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  
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恠變起  
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  
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

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  
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  
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  
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  
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  
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  
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  
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賸學羅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

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劾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監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

吏部員外郎入曰言高宗建炎間減發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遇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艱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推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充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十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閤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

知貢舉時正學文銅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  
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  
仍兼職趙師畢除知臨安府畢辭故事當有不允詔  
幼學言師畢以媚權臣進官三戶京兆狼籍無善狀  
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畢命  
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  
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  
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若曰產鹽以交易契絲錢科敷  
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又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  
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截新會子不如令生  
籍其貲幼學曰罔民以心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臣  
言錢弊未均秤提無何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  
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六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  
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庫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  
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功  
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  
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  
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讀固本根以弭  
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以列以合材謀審懷附以

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子屋西南隅遂卒  
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疑重  
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終及辨論義理縱橫  
闡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  
卿百官表年曆六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

楊泰之字叔正

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

幾十歲慶元元

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

學教授羅江丞

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

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敗為既亂  
而上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義之為也亂所以  
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砦  
將王堦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堦干法又畱絳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  
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  
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  
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  
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  
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粟數千緡予鄰里以千



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騎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收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竒

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為暴雨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雲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絕交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郎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

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  
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  
事自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  
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  
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列傳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禧會言一循錄軍國事而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等奉

初修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  
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  
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皇后曰吾老矣有所懷  
為官家言之吾遠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  
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誘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三百七十八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兩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無眷讀詔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執公祖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傅觀在廷無以易汝沖德行文學為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啟舊賦方永多聞之益爾實無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純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其震可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

命達國公見翊善督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無侍  
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  
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  
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  
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  
冲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  
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政事上  
詔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權為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河而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

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為賁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  
舍人兼翊善時郭干干除將作監丞震言干曰臣奪  
民田曾經校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善學士  
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選良  
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便居官者廉而不峻則百  
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  
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  
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勸上從  
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因言于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縹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讖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照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于園立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  
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  
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  
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  
等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脩  
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昉  
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  
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放陳天地五十有五  
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三  
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  
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度樂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  
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  
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屈自  
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  
長文及劉川斬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

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  
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  
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  
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  
對於宗命并讀之注聽惇善者數四觀擢為第三為  
太學博士是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  
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一人老不行安國  
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籍二人黨人范融仁  
客而流入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  
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州置獄惟治又移湖北母鞠卒

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  
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  
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於喪謂子弟曰吾言為親  
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慕  
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  
勳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  
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  
欽宗亟召具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格事宰物之權願權  
者備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

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  
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  
競而朋黨之患明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掃除著跡  
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乙訪大臣各令展  
盡底蘊書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  
議紕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  
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  
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四百一十  
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晏暑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  
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徃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  
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  
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免受命上曰也

去即不疆留既試除中書舍人晁三品服南仲謂臺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晁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守綱又謂許景衡晁說  
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業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  
奉詞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  
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都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大重萬一抗衛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兩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入野遁為群盜所放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血吏部侍郎馮漸言珪為綱遊說

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付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屬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下言之咎而解越職比略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處從而齊之詔與郡縣以安國素若走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矣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者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取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于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主上在重

園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國  
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  
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  
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  
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爲安國可大用  
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君印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  
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  
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八日對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卽  
民立政嚴賞尚志正心養氣審度寬隱論定計略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慮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  
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何內爲興復  
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  
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吳陸論立志謂當必志  
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餘孽必復兩宮

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義快戎務必本  
於乃寸願選正臣多圖議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  
右日夕討論以定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寧旅  
之疆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由直何如願  
疆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  
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  
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臣旬日再  
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  
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之思濟艱難左氏繫繫不可

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  
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禮例之各專一  
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知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湘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在伯方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  
昌結好全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南劉  
舉遣會坐苟容辱遠君父今疆敵憑陵類臣不忘用  
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  
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授正黃論年  
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謂  
是乃籍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  
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  
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違之失節者今雖  
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夫非君父之利臣  
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  
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  
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  
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款又數有請赦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洛職提舉仙都觀是夕  
誥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  
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時學今無  
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  
瑋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公應天變除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  
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閑勞之  
持後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兩晉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高學士觀無侍讀未  
 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議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子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今使學者歸孔子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  
 其弟願頤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出於荀  
 揚韓氏仍詔館閣求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  
 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孫承望宰

相風旨交章論安國

子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

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

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

降詔加賜田十頃

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

為標的志於康濟特艱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思

如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

愛君憂國之心遠而臨

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

然風度與遠蕭然摩挲

視天下萬物無足以與其心

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

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

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

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得世利名如蟻蝶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擁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也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賊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卷十五卷實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實宏寧

實字明仲安國第之子也實將生第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無恙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實盡刻為人形安國

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守餘官悉  
成謂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  
御史中丞何臬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揚時為祭酒  
實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吳玠  
實與張浚趙鼎外太學中不書義狀張邦昌偽立實  
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寔炎三年高宗幸金  
陵樞密使張浚意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移蹕之所實上書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出  
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  
朝戴亟居尊位豈可教育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

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  
無辜百萬塗地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  
金人乘虛直擄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  
寶位移蹕寔原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  
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  
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然然不苟已未有棄衰微  
開絕之後固陋以為祭者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  
者也音潛善與汪伯彥之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  
下曰上皇之子三十六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  
安會不思宗廟則草莽淫之陵闕則蒼蠅鷲之堂堂

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是之  
字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  
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  
亡則陛下永負等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  
天命難恃雖欲羈縶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願下詔  
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  
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命人逆天亂倫朕義不  
共天忘恩雪耻公之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  
逃責以此號召四海從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

按行淮襄收其蒙天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  
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  
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彊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  
所自出也恃疆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  
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  
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  
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官  
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望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



去虛文治兵擇將嘗戲大慈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莫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辭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賢身急直之人持節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甘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取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以於其實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

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之地人民以此六實考行乎其間則為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帳殿質明輦出房帷羽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替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興度日被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筆者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庶幾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誦者皆

宋史四百一十卷之四十一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  
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言  
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  
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才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  
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拜莽擅朝伏節死難者  
不過二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  
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  
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  
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  
齋同迎二聖冠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

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  
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近父兄繡宋中興其與惕  
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  
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直學士江州太平觀  
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  
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  
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彛諛佞去姦慝疏上不  
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為起居郎遷  
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文  
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

項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為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忘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恨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纏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四首大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

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望矣苟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其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

德怠矣訓民以圖此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二  
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實既與後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實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便入三命德討罪之詞亦免玩人喪德之失乞  
命詞臣以飾情相悅會恐相警為戒故實所撰詞多  
詔誠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  
惇燕卜皆宰臣面殿上旨令實撰除徽猷閣待制  
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  
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  
易月實上疏言禮辭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

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直學  
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實  
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  
章屢劾實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忘責授  
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實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  
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  
大節及檜禮國實遂與之絕新州請命下即日就道  
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

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裴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  
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拭師事之  
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  
心宮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  
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  
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  
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驅駿欲爭天下臣不  
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  
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舜欲存

良心莫如立心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慶  
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  
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  
手孰為急乎必有歉然心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  
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寤小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  
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感是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  
皇帝身享天下之奉三十餘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  
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

四百一十八  
表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享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  
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祿亦皆為身謀爾陛  
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

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歸子  
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  
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  
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  
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竟之不敢以為討守  
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震無與復存也父兄之  
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  
無所赴懇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  
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與利而忘義尚功而恃道人皆  
知安石廢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其說敢決絕述之義以逞其  
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詭譎宣仁廢遷降詔使我國  
豕君臣父婦之間頓生疢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  
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三師傷敗中原陷  
沒二聖遠輻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皇皇萬姓未  
知攸底禍全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懼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  
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因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  
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  
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何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

而致升乎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  
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唯唯東以直諫死丁前馬仰以  
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  
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且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  
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擢億兆之  
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  
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  
權之不在已也高閹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  
衣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  
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

宋史四百三十三卷

不得其死其情勝於加之以刃也夫上皇帝劫制於  
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豈獨宜思所  
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憊為大恩乎  
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命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崇實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  
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心離滅理此  
面敵國以為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  
不能達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矣欺天罔人孰  
甚焉夫初以陰補苴不務郎不調秦檜當國照書其  
兄寅問二第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  
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  
不可召之端始死宏被逐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  
知言張氏著書言政事道學之趨要制治之著書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紀八十卷

聖子紀神效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  
刪定官書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  
刪定官書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補遺卷



何遜曰公... 公... 為... 也... 太...  
堂... 初... 元... 及... 與... 乃...  
出... 除... 是... 主... 台...  
州... 傳... 秋... 也... 備... 蘇... 出... 于...  
寧... 又... 春... 船... 百... 萬... 有... 云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西國王事南平王景賢親孫也國史類傳是事都認教

物修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 永康人... 生而目光有芒... 為人才氣

超... 言... 兵... 議... 風... 生... 下... 筆... 數... 言... 立... 就... 嘗... 政... 言... 人

用... 文... 賦... 之... 跡... 者... 酌... 古... 論... 郡... 守... 周... 葵... 得... 之... 相... 與... 論... 難

奇... 之... 曰... 聖... 子... 國... 之... 也... 謂... 為... 三... 客... 及... 葵... 為... 流... 政... 朝... 之... 句

事... 必... 著... 之... 亮... 因... 得... 之... 一... 時... 亮... 後... 盡... 其... 議... 論... 因... 授... 以

中庸大學曰道性命之說遂愛而盡心焉隆  
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  
發州乃以請與焉因上中興三論奏人不報已而返  
備下家無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  
園視終望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  
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各同  
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  
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  
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  
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赫

道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  
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  
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  
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苟能以奔敗之餘  
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和議以泄之志臣義士斥  
死南刀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變雖西北流寓  
皆極其憂急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變一切不復顧念  
自非海運至淮南亦不知其大為何事也况望其  
憤而國之難而用學以發一夫或丙子丁未之變距  
今尚不遠而海運之禍蓋懸下即速之前一十年也

獨... 志於... 天下... 無...  
事... 以... 志... 而... 志...  
聖... 高... 而... 志... 志...  
又... 美... 秋... 君... 臣... 子... 禍... 之... 禍...  
一... 而... 獨... 則... 道... 為...  
禽... 我... 以... 朝... 於... 而...  
發... 志... 春秋... 猶... 以... 懼... 亂... 臣... 賊... 子... 人... 舉... 一... 世...  
而... 忘... 君... 父... 之... 大... 難... 此... 豈... 人... 道... 所... 可... 安... 乎... 使... 學... 者... 知... 學...  
孔... 子... 之... 道... 當... 道... 陞... 下... 以... 有... 為... 決... 不... 沮... 陞... 下... 以... 苟... 安... 也...  
南... 師... 之... 不... 出... 於... 今... 幾... 年... 矣... 豈... 無... 一... 豪... 傑... 之... 能... 自... 奮... 哉...

其... 勢... 必... 有... 時... 而... 發... 泄... 矣... 苟... 國... 家... 不... 能... 起... 而... 承... 之... 必... 將...  
有... 承... 之... 苟... 矣... 不... 可... 恃... 衣... 冠... 禮... 樂... 之... 舊... 祖... 宗... 積... 累... 之... 深...  
以... 為... 天... 命... 人... 心... 可... 以... 安... 坐... 而... 久... 保... 也... 苟... 天... 無... 親... 惟... 德...  
是... 輔... 民... 心... 無... 常... 惟... 惠... 之... 懷... 自... 三... 代... 聖... 人... 皆... 知... 其... 為... 甚...  
可... 畏... 也... 春... 秋... 之... 末... 齊... 晉... 秦... 楚... 皆... 是... 矣... 越... 起... 於... 小... 邦... 遂...  
伯... 諸... 侯... 黃... 池... 之... 會... 孔... 子... 所... 甚... 痛... 也... 可... 以... 明... 中... 國... 之... 無...  
人... 矣... 此... 亦... 世... 變... 者... 之... 所... 不... 謀... 也... 今... 金... 湯... 之... 植... 根... 既... 入...  
不... 可... 以... 一... 舉... 而... 遂... 滅... 國... 家... 之... 大... 勢... 夫... 豈... 不... 可... 以... 一... 朝...  
而... 大... 變... 乎... 人... 皆... 便... 於... 和... 者... 勸... 陞... 下... 積... 聚... 養... 兵... 以...  
待... 時... 此... 亦... 通... 和... 者... 所... 以... 成... 上... 下... 之... 苟... 安... 而... 為... 安...

十有五年九月三日之品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  
等處之三日之等速射職者他日將用之以去勝也府  
庫之品無非其也介有鮮明無非兵也便兵端一開  
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也安坐而能  
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  
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  
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  
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橫棄而不得騁日  
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

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  
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  
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之勢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  
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夫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  
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  
郭宮室政教備令一切不異於中國然兵聚糧之移  
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  
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  
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魏晉之朝蓋遠和以  
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外也魏書以為楚自亮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  
 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儆之千勝之不可保糾之日死而卒無後晉楚之弭  
 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求去之是以誣道殺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  
 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社不庭張  
 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  
 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  
 忘君父之大難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

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  
 與金絕也貶損棄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  
 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  
 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  
 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  
 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  
 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受坐所致也臣請為陛  
 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  
 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  
 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

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疆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索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矣三年一日勿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完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守也士以尺度而

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怒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漕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立勝中國者其積有新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

四百一十  
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  
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亦格律之外有以  
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  
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  
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  
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  
勢無所助又從而陵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拱  
沮其事亦安得而不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以  
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自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  
要已非矣此所以不北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

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入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  
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裕以  
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  
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而士大夫絀  
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  
將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其財之數既多錢然南北征  
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豈不知朝  
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繁事權之太分郡縣太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侍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運不易

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  
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  
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  
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  
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  
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  
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  
隅勵志復讎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疆拓郡縣之利  
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  
大商無百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在府

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異  
與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  
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  
日以闕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  
明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  
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  
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  
之具既窮而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  
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兩處矣夫吳  
蜀天地之偏氣瘴瘴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



問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當常朝事中國以  
為重及我宋受命徵以其家入京師而自厭其土故  
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  
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  
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正形勢而事恢復矣  
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信修睦於其中其風俗  
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熙熙樂國矣一際之地本  
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  
泄而無餘矣故穀粟系麻絲桑之利歲耗於一歲禽

獸魚鼈草木之生自徵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亦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闕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  
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之以虎視晉而齊  
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張與秦爭帝其後二百  
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  
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  
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民賴以復存於蜀周

瑜魯肅呂蒙陸遜陸瑁魯先主孫權皆以其地顯名又  
 百餘年而晉氏南渡亦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  
 倚以為疆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  
 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巨擘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  
 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  
 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  
 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  
 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與而進議者或以  
 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

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長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  
 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  
 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  
 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發都建業百司  
 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  
 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  
 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  
 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亦三數年之  
 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而百失虛龍一遁以成開運之

四百一十  
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  
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  
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  
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  
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  
靖康之禍天獨降陛下於是年而又降陛下以北方  
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造六  
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  
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  
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

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  
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  
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  
際昭昭然可攷而矣也如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  
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  
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  
謂之性命也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  
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  
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

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屬  
志復讎是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  
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美主也今乃委  
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頓  
首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  
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  
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於茲事  
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言親知  
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已不悅大  
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

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  
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屬志復讎不肯  
即安於一隅是有人功於社稷也然坐觀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  
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  
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  
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  
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  
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刑勢之消長而決大  
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書天下之本自然待命八

曰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  
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妾意國家  
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  
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  
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  
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  
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  
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  
拱手稱首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一之可言者三事以  
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

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鏘頽墮不復  
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  
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  
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  
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  
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  
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根獨優於前  
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  
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  
之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

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  
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  
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  
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  
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  
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即繳  
狀以聞事下大理宮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  
孝宗知為亮嘗陰追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  
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于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

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登榜僅死而復蘇者數不服  
又因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  
相准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  
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  
書所學尤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  
寸以禮為工以涵養為正粹而益青則於諸儒誠  
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文發而  
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摧倒一世之智勇開拓  
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

祖謙等云高宗崩金蓮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濟邸  
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  
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  
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  
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  
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  
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  
慈顏怖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  
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

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  
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  
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  
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  
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邊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  
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  
用人亦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  
平三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難生不能以報  
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起之哀告諸繼武  
責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卒兩連發而金人僅

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  
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  
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康  
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  
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  
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  
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  
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恠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持置  
亮羹中蓋村裡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  
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濂且

死恨曰陳立舍使殺我縣令王怡實其事臺官諭監  
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眾意必死以御鄭  
女詰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  
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  
道對之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  
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所以察辭而觀色以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以  
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宣統一月四朝而以為  
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明事官者臣更進迭諫曰



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  
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  
在帝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在  
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  
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兪善廷  
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  
弟克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  
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  
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與人言  
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

中產時人號士衣食之入不棄卒之後吏部侍郎葉  
通請于朝命補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  
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又之乃游名山  
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道鼎張  
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  
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  
所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待講王綸賀允  
中篤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

鄉名矣。歎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  
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  
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脩官。  
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  
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繕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  
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  
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  
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天  
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  
識者以是少之。同鄆林震，字時德，擢政和進士，第博  
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稱元朝嘗師事之。聚書數  
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  
中為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冠去，  
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  
簿，道傳少壯，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  
寢食，雖處暗室，整潔危坐，肅如也。擢慶元年進士第，  
調利州司戶參軍，徙遂州教授，開禧用兵，士人窺  
散關，急道傳以詣司徽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  
形色，道其客問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

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入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矣！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覷，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曩以儀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曩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遣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喪，甘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秘書郎，著作佐郎。是帝首言憂危之言，下聞於朝廷，非以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則用未自，諸營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

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不能景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待辭極明。桀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部，於是出知真州城。弗治道傳斃之，築兩石垣以護。」

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  
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  
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  
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  
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  
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  
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  
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  
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

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言六德秀  
輕視朝廷自專掠羨乞逐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  
會胡桀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  
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言官掖次及朝廷以  
侍從宜諫闕天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郎  
官辭不就監察御史李楠規言路詰意乞授以節鎮  
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  
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為言未嘗不  
明而朝廷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實言言之篤於  
義履歷節於經史不有論者曰學未至不敢於

詩云言言皆作百學示至不殺一日以疾謂告真德  
丞乃這焉耶屬弄聞大言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  
獨如些居言以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  
焉二三子皆可敬可敬可為心傳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五

